

曾文正公全集

【四】

曾文正公奏稿·三
曾文正公批牒

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李瀚章 編撰 李鴻章 校刊

中國書店

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於本年二月間因病出缺當
旨優予卹典並於湖南原籍江甯省城建立專祠生平政
事實宣付史館一等侯爵卽令伊子曾紀澤承襲其餘子
幾人令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旋據何璟英翰李瀚章
後臚陳曾國藩歷年勛績英翰李瀚章並請於安徽湖北
城建立專祠又據何璟遵查該故督子孫詳晰覆奏披覽
餘彌增悼惜曾國藩器識過人盡瘁報國當湘鄂江皖軍
棘手之際倡練水師矢志滅賊雖屢經困阨堅忍卓絕曾
少渝卒能萬眾一心削平逋寇功

長小心始終

曾文正公全集

李瀚章 编撰

李鸿章 校刊

【四】

曾文正公奏稿·三
曾文正公批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文正公全集. 4 / (清) 李瀚章编撰; (清) 李鸿章校刊.
—北京: 中国书店, 2010. 12
ISBN 978 - 7 - 80663 - 498 - 1
I. ①曾… II. ①李…②李… III. ①曾国藩 (1811 ~ 1872)
—全集 IV. ①Z4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8166 号

责任编辑: 辛 迪

策划编辑: 李孝国

曾文正公全集 (四)

(清) 李瀚章 编撰 (清) 李鸿章 校刊

出 版: 中国书店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 编: 100050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29.5
字 数: 481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63 - 498 - 1
定 价: 798.00 元 (全十二册)

第四册总目录

曾文正公奏稿	卷二十五（同治五年九月至同治六年四月）	1
曾文正公奏稿	卷二十六（同治六年四月至同治七年七月）	33
曾文正公奏稿	卷二十七（同治七年八月至同治八年正月）	65
曾文正公奏稿	卷二十八（同治八年二月至同治八年十二月）	97
曾文正公奏稿	卷二十九（同治九年二月至同治九年八月）	135
曾文正公奏稿	卷三十（同治九年九月至同治十一年正月）	167
曾文正公批牍	卷一（咸丰三年正月至咸丰五年四月）	203
曾文正公批牍	卷二（咸丰八年十二月至同治二年九月）	243
曾文正公批牍	卷三（同治二年十月至同治五年七月）	287
曾文正公批牍	卷四（同治五年八月至同治九年七月）	329
曾文正公批牍	卷五（江督署吏、户、礼、兵、刑科）	373
曾文正公批牍	卷六（江督署刑、工、江西、盐政、通商科）	421

曾文正公奏稿 卷二十五

目 录

湘军在新野南阳胜仗折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	3
淮军往来剿贼胜仗折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	4
水师报捐请广学额折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	5
彭玉麟报捐历任养廉片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	6
续假调理片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	6
汇报近日军情折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	7
病难速痊请开各缺仍留军中效力折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	8
请暂注销爵秩片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	9
淮军胜仗详细情形折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	9
黄翼升回驻江宁片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	10
调鲍超刘松山两军分路援剿折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	10
奉到谕旨先行复陈片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	11
近日军情片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	12
酌筹西路军务派员办霆营军米折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12
钦奉谕旨复陈折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14
刊用木质关防片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15
近日军情片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15
钦奉谕旨再陈下恤折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三日	16
近日军情片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三日	17
铭军攻克黄陂等处五案并保折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三日	17
暂回本任仍驻徐州并陈下恤折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8

近日军情片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9
陈明皖饷支绌片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0
出洋委员容闳请奖片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0
回驻徐州接篆任事折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21
近日军情并陈鲍超暂缓入秦片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21
彭玉麟恳辞奖叙片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22
报销款目分四案开单折同治六年二月初八日	22
安徽抵征比例请销片同治六年二月初八日	24
补发湘军欠饷作第四案续报之款片同治六年二月初八日	25
恭报自徐州起程日期折同治六年二月十四日	25
张树珊在周家口建祠片同治六年二月十四日	26
张锡嵘在陕西阵亡请加恩片同治六年二月十四日	27
复陈祝垵被参一案片同治六年二月十四日	27
报回省日期并近日军情折同治六年三月二十日	28
通筹酌解陕甘军饷片同治六年三月二十日	29
鲍超伤疾甚剧酌调大员统军折同治六年四月初七日	30
奏拨二成洋税银片同治六年四月初七日	31

湘军在新野南阳胜仗折

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

奏为官军在新野、南阳等处迎剿张、牛逆股，叠获胜仗，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皖南镇总兵刘松山、宣化镇总兵张诗日，在新野等处剿贼获胜，臣于八月十二日附奏大概在案。旋据刘松山等禀称，七月十四日，闻宋庆一军在刁河被围，立即拔队驰援。十五日行抵南阳，探知豫军业已解围，该逆向东南窜过瓦店一带。适白河水势陡涨，觅船驶渡，十七八等日渡毕。二十一日行抵鹜滩，与宋庆相见，筹商会剿之策。是时贼方攻破南阳之尹家寨，屯聚各村。议定宋庆一军进左路，张诗日一军进中路，刘松山一军进右路，行二里许，步贼大队分路扑近，马贼从两旁包抄，势甚披猖。我军三路迎敌，战未半时，贼悉退守尹家寨，为负隅死拒之计。刘松山挥众猛攻，一鼓下之，各军三路跟追至二十余里之桑庄寨，将贼踞村庄四十五处悉数夺回，该逆大溃，直奔向侯桥寨一路。共计毙贼千余人，解散胁从甚夥。

是晚赶齐辎重蹙宿桑庄寨。二十二日，整队进抵侯桥寨，张、牛马步大队蚁聚对河，相距四五里，各军商定仍分中、左、右三路，宋庆居左，张诗日居中，刘松山居右。而于中，右两路，又各分中、左、右三路，回环策应，蝉联而进，由河之南转折向东，追至新野所属之上仙冈，贼股愈出愈多，两旁村庄步贼结成圆阵数十起，分列以待；骑贼数千包抄我军之后。刘松山见贼挟全势来抗，严饬各营屹立稳持，施放枪炮，步步轰击。未几，马贼渐包渐近，而中路贼势尤厚，先以大股冲扑中路之右，经彭秀清、罗朝云率两营抵住，该逆即直扑中路之左，长矛数千，分排林立、我军当中路之左者，为知府衔浙江同知朱式云，督率星豫三营，施放喷筒，步贼稍却，而马贼又从星右营之后盘旋而

人，步贼于烟焰中持矛冲突。我军以短兵鏖战，一以当十。血战半时之久，贼之矛杆摧折者，犹徒手争先，裹创力战，星左营受敌最久，几不能支，朱式云持刀跃马，往来督阵，贼势渐靡。刘松山、张诗日约同宋庆等率队猛击，呼声雷动，立毙悍贼六七百名，合军追杀十余里，遂收队至上仙冈暂息。是日计杀毙生擒及解散者不下三千名，夺获骡马二百余匹；查点各军阵亡者，哨官花翎都司邹明立一名。受伤最重者，副将黄瑞、都司贺大有二名。各勇阵亡者十八名，受伤者二百四十九名。由刘松山等详细具报前来。

臣查张、牛二逆，前经刘松山、张诗日两军败之于上蔡等处，兹又追及南阳之尹家寨、新野之上仙冈，奋勇鏖战，虽杀贼不及前此之多，而贼势之悍，临阵之猛，亦近来所罕见。刘松山等闻豫军被围，即日驰援，及解围后即与宋庆联络一气，同心苦战，尤得师克在和之义。除将出力各员，附入上蔡案内汇奖外，其阵亡之花翎都司邹明立一员，仰恳天恩敕部照阵亡例议恤，以慰忠魂。所有官军在新野、南阳等处剿贼获胜缘由，恭折由驿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案已据河南抚臣具奏，合并声明。谨奏。

淮军往来剿贼胜仗折

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

奏为刘铭传、潘鼎新两军往来剿贼叠获胜仗，并现筹防剿事宜，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捻逆东窜，后调兵追剿，臣于八月二十三日奏明在案。刘铭传一军于二十七日驰抵城武，潘鼎新一军于二十六日驰抵济宁。是时贼正麇集郛、巨之间，山东抚臣阎敬铭派出之王成谦、王正起两军，三次进剿，叠获胜仗。二十六至三十等日，该逆猛扑运河之袁口、靳口、开河等处，东军抵御严密，未能抢渡。其长沟以下之运防，李昭庆一军修筑坚固，又经潘鼎新一军赶至济宁，军威颇壮，该逆未敢扑犯。三十日，刘铭传、潘鼎新会于汶上境内之马村，探知贼俱盘据梁山前后，火光横亘数十里。九月初一日，刘铭传一军由蔡家陵进，潘鼎新一军由方家庙进，分道直薄梁山，贼之马队由东至西，包抄而来。张景春、乌尔图那逊督马队迎剿，刘盛藻、唐殿魁率步军继进，阵斩悍逆数十名，马贼败走。其另股步贼三千余名，马贼数百人，自北而南，正与潘鼎新一军相遇，潘鼎琛、余在傍等施放炸炮，潘鼎立率队从旁抄击，贼即转向西奔，

我军三面齐进，该逆尽向王庄夺路窜走。乌尔图那逊追至王庄，径入贼队，手斩马贼，身受矛伤五处，犹不少却，经张佩之率队冲进救护回营。北路刘盛藻、唐殿魁从后追到南路潘鼎琛等拦头击之，贼不敢恋战，悉数狂奔。我军追至二十余里，歼贼无算，因天晚俱各收队。查点旗兵阵亡一名，马勇阵亡受伤十余名。

自有此战，贼已胆落。次日向南回窜，刘铭传、潘鼎新两军并力紧迫，初二至初五等日，在郛城、菏泽、曹县、东明等处，或一日一战，或一日再战，该逆被蹙穷迫，三次整众来犯，连不得逞，杀伤逃散甚多，牲畜器械遗弃遍地。潘鼎新一军，初八日赶至杞县，接仗小胜。刘铭传一军，初八日赶至睢州。该二军于两旬之间，往来一千六七百里，纵横追逐，迄未停止，现在杞县、陈留一带筹备米粮，仍即跟踪追剿。此次贼锋已挫，其势或可稍衰，既不得志于东，必仍狂窜而西。臣已檄令刘松山一军，由扶沟以北向前迎剿，并檄鲍超一军，由南阳至南召、鲁山一带，遮截贼入洛阳之路。如果驱贼南趋鄂境，当一面派兵与鄂军会剿，一面留兵再办沙、贾两河防守事宜，冀收夹击之效。除刘铭传等军初二至初五详细战状另行续奏外，所有淮军往来追剿获胜及现筹防剿缘由，恭折由驿五百里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水师报捐请广学额折 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

奏为水师各营报效银两，恳请加广本籍学额，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准兵部右侍郎臣彭玉麟咨称，所部水师十营积欠饷项，陆续设法筹补，现将同治二、三年分欠饷补发外，尚欠十一个半月。据各营禀称，从征十余年，转战六七省，公谊私仇，激于义愤，今幸长江肃清，金陵克复，东南渐次廓清，而饷源仍形支绌，乃蒙筹补同治二、三年分薪水口粮，从枵腹习战之余，得上马饱腾之乐，各营感激图报，特于补领口粮内共捐银十万两以助军饷，不敢仰邀议叙。惟各将士均籍隶湖南，可否照查成案，以银三万两，加广衡阳县永远文武学额各三名；银二万两，加广清泉县永远文武学额各二名；银五万两，加广衡州府永远文武学额各五名。以作士气，而广皇仁。

除将所捐银两发交水师粮台续发口粮外，相应据情咨请具奏前来。臣查彭玉麟所部水师十营，积年以来，欠饷甚巨，均经该侍郎设法弥补。现据咨称，同治二、三年分薪粮补发外，尚欠十一个半月，各营将士体念时艰，力顾大

局，愿于补领薪粮内捐出银十万，实属深明大义，出于至诚。查户部奏定章程，凡捐输银一万两者，准加文、武定额各一名。今水师各营合捐银十万两，请加广衡阳县永远文、武学额各三名，清泉县永远文、武学额各二名，衡州府永远文、武学额各五名，共广定额十名，系数与例相符。

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敕部议复施行。所有水师各营报效银两，请广学额缘由，谨缮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彭玉麟报捐历任养廉片 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

再，臣接准兵部右侍郎臣彭玉麟咨称：查军需则例载，各省文职人员调派军营，自督抚司道以及州县佐杂，应得养廉银两，俱照本任应得养廉之数全分支给，即于军需项下作正造销等语。今自咸丰五年七月二十日补授浙江金华府知府之日起，至同治元年正月十七日安徽巡抚开缺之日止，历任应得养廉银两，计金华府知府任内应领银一千一百二十两有奇，广东惠潮嘉道任内应领银一万五千五十八两有奇，广东按察使任内应领银二千七百九十九两有奇，安徽巡抚任内应领银二千五百六十四两有奇，共应领养廉银二万一千五百余两，均未到任支领，亦未在军营粮台支給。现在各省军需支绌，自应悉数捐助，聊资补苴，并不敢仰邀议叙等因请奏前来。

臣查彭玉麟带兵十余年，治军极严，士心畏爱，皆由于廉以率下，不名一钱。今因军饷支绌，愿将应得养廉银两悉数报捐，由各该省提充军饷，不敢仰邀议叙，实属淡于荣利，公而忘私。除由该侍郎咨明浙江、广东、安徽巡抚作正造销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敕部查照。谨奏。

续假调理片 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

再，臣于八月十二日因病请假，蒙恩允准。一月以来，服药调治，外症全愈。惟用心稍久，辄复烦燥出汗，夜间尚有盗汗，耳聋亦时作时止。昨初五、六、七等日，李鹤年、张之万先后过访臣营，会商军务，臣尚能勉强酬应。初九日酉刻，忽然昏晕倒地，虽旋即扶坐无恙，而衰颓之态实难支持。据医者云：心气过亏，必须谢绝人客，加意静摄，或可不再添病。合无仰恳天恩，俯准续假一月，在营调理。至目下群贼西窜，淮军、湘军、豫军、鄂军或剿或防，征调纷纷，臣当与各督、抚妥商调度，虽在病中，不敢稍涉大意，请释宸

廛。谨附片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汇报近日军情折 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

奏为汇报近日军情，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捻逆全股由山东曹州窜回豫境杞县、扶沟等处，臣于九月十三日驰奏在案。维时尚不知贼分两股之说。厥后节据探禀，任、赖一股分窜西北，徘徊黄河南岸黑冈一带。十一日，贼至荥泽坝。十二日，偷挖河堤。十三日。豫军炮船赶到，会同陆军宋庆等将贼击退。张总愚一股由扶沟分窜西南，十四五等日，攻扑许州，适张树珊一军由山东追贼回豫，十五日，闻许州告警，即率队驰援，一击败之。刘秉璋、杨鼎勋两军亦驰抵许州之小召铺，逐贼于溷河东岸，颇有斩获。由是各贼遂分东、西两路。其东窜者为任柱、赖汶光一股，西窜者为张总愚全股，牛落红已死，其子牛喜接管。贼党或云随任、赖东窜，或云随张逆西窜，尚无确信。臣于九月十八日檄文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三军驰剿东路一股，鲍超、刘秉璋、杨鼎勋、刘松山专办西路一股。潘鼎新一军，九月二十日自朱仙镇拔队，四日而驰抵定陶。该逆一日夜行二百余里，先于二十一至二十五等日，猛扑运河之袁口、开河等处，经东军竭力击退。潘鼎新赶到后，逆踪盘旋于郛城、巨野、金乡等处。二十八、九两日，潘鼎新在嘉祥剿贼获胜。刘铭传于二十九日至巨野之葛店，派张景春等选带马队驰剿贼馆。十月初一日，在羊山击贼获胜，追至金乡东北之周圩收队。现在刘铭传扎金乡，潘鼎新扎济宁之安居，贼在金、济之间。张树珊一军由虞城驰赴单县。闻贼若不得逞于山东，即窜徐、淮，图扑运河。李鸿章已至徐州。诸军毕集，当可保全运防，徐图兜击。此东路各军剿贼之情形也。

贼之西窜者，由襄城、郟县、汝州一路奔窜。鲍超于九月十六日由南阳拔队，初闻贼窜襄城，拟由裕州一路进剿。及行抵裕州，知贼已窜汝、郟，即兼程行走。二十一日，驰抵鲁山，而贼已遁往汝州之临汝白沙地方，旋由宜阳、永宁连夜狂奔。鲍超亦由汝州、洛阳跟追，二十九日抵宜阳之韩城镇，十月初二日至陕州之章茂寨。每日均行八九十里至百里不等。刘秉璋、杨鼎勋两军自许州获胜后，取道新郑、郑州，汜巩一路，十月初二日行至陕州之观音堂。贼知追兵将至，遂于阌乡西南之大峪口绕越潼关以南阑入陕西之商州一带。各军饷项未到，米粮罄尽，陕、阌、商、雒，万山之中，初冬苦寒，士卒寒衣未备，

万难再进，据逃出难民称：贼以陕西无食可觅，意欲由荆紫关窜往湖北等语。查商州与鄧阳毗连，又近南阳之内乡、镇平等处，鲍超现拟由章茂寨回至南阳，刘秉璋拟由观音堂回至新郑，一面筹备米粮，一面备剿回窜之贼。刘松山拔队稍迟，十月初三日甫至汝州，因贼已去远，即在汝属暂驻，续候调度。此西路各军追贼之情形也。

臣查此次贼分两股奔窜，东路一股，刘铭传各军尚能追及邀击；西路一股，鲍超等奔驰千里，未及接仗，实深焦愤。惟陕西艰苦已极，不特官军米粮、子药筹运万难，即该逆志在掳掠；亦必无所得食，恐不久仍将回窜：同治二年，群贼锐意入秦，三年正月，又弃汉中而回窜鄂、皖，其明证也。臣所虑者，山西防务仅恃一河，贼若北渡窜晋，为患方长，伏乞皇上飭下山西抚臣严扼河防，保全完善之区。若仅在秦境，则数月之内又将回窜豫、鄂，臣已檄飭各军，沿途确探，相机迎剿。除刘铭传等在山东各战应由李鸿章详细具奏外，所有近日军情缘由，谨缮折由驿五百里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病难速痊请开各缺仍留军中效力折 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

奏为微臣病难速痊，吁恳天恩，准开各缺，仍在军中效力，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因病请假，仰蒙恩准，两次均赏假一月，在营调理。两月以来，加意调治，而心气过亏，不时出汗，不能多阅文牍。说话逾十余句外，舌端即蹇涩异常，耳亦重听；不说话时耳鸣，而尚不甚聋，因是终日不愿见客。标病则屡有变换，近日右腰疼痛。陕西抚臣乔松年过此，目睹臣狼狈之状，似此病躯，久膺重任，断无不愆事之理。再四筹思，不得不仰恳圣慈，请开各缺，安心调理。惟臣受恩深重，有不敢遽请离营者，人臣事君之义，苟有所长所短，皆可直陈于圣主之前。

臣不善骑马，未能身临前敌亲自督阵。又行军过于迟钝，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料之外。此臣之所短也。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余银米子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士谅臣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此臣昔

日之微长也。

今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勤教诲？不以亲笔信函答诸将者已年余矣：近则代拟之信稿，亦难核改；稍长之公牍，皆难细阅。是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其长。而用兵拙钝，剿粤匪或尚可幸胜，剿捻实大不相宜。昔之短者，今则愈形其短。明知必误大局，而犹贪恋权位，讳饰而不肯直陈，是欺君也；明知湘、淮各军相信颇深，而必遽求离营，不顾军心之涣散，是负恩也。臣不敢欺饰于大廷，亦不忍负疚于隐微，惟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庶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无忝。即病体亦可期渐愈，感激鸿施，曷有既极。所有微臣病难速痊，请开各缺，仍留军中效力缘由，谨缮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请暂注销爵秩片 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

再，臣于同治三年七月蒙恩锡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祇承恩命，惧弗克胜。维时金陵幸克，初立功绩，皆赖诸将之力。朝廷论功行赏，恩赉有差，各将皆邀殊荣。臣忝居统帅，不敢立异固辞。然自拜命以来，无日不兢兢业业，恐负非常之宠，而貽不称之讥。去岁奉命剿捻，至今已一年零五个月，毫无成效，虽圣主不加谴责，而臣心实觉悚惶，应恳天恩收回成命，敕部将臣所得封爵暂行注销。此后臣效力行间，如果病体全愈，续有微劳，再当乞恩赏还爵秩，谨法古人自贬之义，以明微臣抱歉之忱，不敢稍涉矫激。合附片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淮军胜仗详细情形折 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

奏为官军在郅城等处追剿屡胜，恭折补奏，仰祈圣鉴事。

窃九月初旬，直隶提督刘铭传、山东按察使潘鼎新两军在郅城等处剿贼叠胜，臣于九月十三日附陈大概，声明续报战状在案。

旋据刘铭传等呈称：九月初一日，该两军在梁山破贼后，初二日追至郅城之季家庄，与贼相隔半程。初三日，行抵安兴孔集等处，探知贼在曹州府东之新集。初四日向明，潘鼎新一军先驰至新集之南约四五里，该逆正思西窜，我军冲入贼阵，截杀数段，逆势奔溃。刘铭传一军马步亦到，追杀十余里至赵王

河沿，贼由曹州城北西奔。两军督队紧迫，截杀多名，并生擒捻首兴大刚及贼党二百余名。初五日，又及贼于曹县朱家寨。该逆因连日被创窘急先驱，牌尾南走，悉整悍众迎犯。其马贼分数股先扑刘铭传马队，步贼分十余团继之。刘盛藻、唐殿魁率军先至，张景春率马队由黄集迎剿。马、步方接战时，潘鼎新由周集直趋贼后，该逆前后受敌，顾应不暇，阵势纷乱，尽向西南奔溃。我军追杀十余里，该逆又折而东走，欲抄潘鼎新后路，复经潘鼎琛、潘鼎立等从东路击败，追至桃源驿寨，天已昏暮，收队暂息。是夜，贼不敢停留，即由老黄河向正南奔窜。初六日，由东明界追至新考城之敬胜寨，该逆奔向杞，睢之间，我军跟踪紧追，沿途逃散及归降者无算。初七日，刘铭传至睢州，潘鼎新至兰仪。贼于初八日窜至杞县。潘鼎新从兰仪南来，行至离城二十里之阳堙集，正遇贼马奔驰，当即整队而前，该逆不意官军又从北面绕出其前，未敢交战，弃械乱窜。潘鼎琛、万国顺、潘国扬乘势掩杀，获马百余匹，擒斩悍匪二百余名。统计七日之间，大小六战，纵横荡决，无役不胜。由刘铭传等呈报前来。

臣查逆众东犯，锐意窜渡运河，自九月初一日梁山一战，贼势稍却，尚思留恋东境，为觅食苟延之计。刘铭传、潘鼎新两军尽力追剿，穷贼所往，遂使悉数败窜。东省运防无恙，固有守御之严，亦赖追兵之速，其在事出力人员，应即归入前案汇保。所有淮军在郅城等处剿贼详细情形，恭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黄翼升回驻江宁片 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

再，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于四月间出省巡视驻防各水师，经升任漕臣吴棠奏明在案。该提督由运溯淮，周历济宁、临淮等处，查阅各营。八月中旬，自周家口下驶，行至清江，适署两江督臣李鸿章带印出省，该提督即回驻江宁省城，藉资镇抚。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调鲍超刘松山两军分路援剿折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

奏为恭报近日军情，并檄调鲍超、刘松山二军分路援剿，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东西两路贼情，臣于十月十三日驰奏在案。西窜之匪，十月二十二日以

前，臣接各路探报，均称贼将回窜豫、鄂，自二十二日以后五日中，探报并无西股回窜之说。臣恐该逆深入秦境，遂于二十七日檄令鲍超统带霆军由镇平、内乡、淅川进荆紫关以达商州入秦援剿。东路一股，刘铭传、张树珊等军二十六日在曹州接仗获胜，该逆狂奔南窜。二十八日，据报边马已至太康。臣恐该逆回至豫境，又将西窜汝洛，图犯秦晋。晋省防务仅隔一河，陕州之三门茅津渡一带，河浅石多，冰结成桥，若乘间偷渡，蔓延晋境，尤属可虑。因檄飭刘松山统带一军迅赴汝州，拦头截击，遏其西去之路。并至陕州三门等处，与山西臬司陈湜，夹河设守，力保晋省完善之区。惟是霆军入秦，湘军防晋，不特秦省米粮极少，有钱无市，即豫省洛、陕一带，粮食亦艰苦异常。臣已函商两省抚臣李鹤年、赵长龄请其为该二军办粮，并函致陈湜，嘱其设法多办粮米，舟运入渭，接济鲍超一军，陆运渡河接济刘松山一军，不知能源源购运，无误军食否？相应请旨飭下赵长龄采办解济，其粮价、运价或由应协臣饷下扣抵，或由臣另筹解还，均无不可。

抑臣更有虑者。鲍超军中向少明干之员料理米粮等事，前在皖南，由臣派员办粮源源接济，在江西时各官绅亦竭力助粮，全无缺乏，故能专心打仗，所向有功。一离江，皖至福建省，即有上杭缺粮之哗。赴甘肃者，又有金口弃舟之变。若入秦以后，粮米不继，深恐滋生事端。从前多隆阿、杨岳斌、蒋凝学诸军一入秦境，粮贵路远，勇丁逃回者极多。以僧格林沁之忠勇，办捻四年有余，凡捻匪所到之处，该亲王无不躬自追剿。惟同治二年捻股入秦，该亲王未尝派兵西追，想亦因米粮难购之故，臣此次檄调鲍超文内有云，如实无米可办，到万分为难之际，亦可中途折回，并许以兵行至西安省城为止，不再西征，仍奏明专剿捻匪、不剿回匪等语与之约定。臣盖鉴于金口之变，故特参以活笔，预为维系军心之地。伏乞皇上曲赐原谅。臣仍一面谆催鲍超西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总期有益秦疆，不生他患，冀副圣主眷顾西陲之意。所有近日军情，并檄调两军援剿缘由，恭折由驿五百里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奉到谕旨先行复陈片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

再，臣钦奉十月二十日寄谕：“该大臣勋望夙著，积劳致疾，自系实情，著再赏假一个月在营安心调理，钦差大臣关防著李鸿章暂行署理，曾国藩俟调

理就痊，即行来京陛见一次，以慰廛系。”等因。钦此。跪诵之下，感悚莫名。

查统兵大员非身任督、抚有理财之权者，军饷不应手，士卒即难用命。臣前以侍郎办贼五年，卒无寸功。后以江督办贼四年，乃有成效。深知其中之甘苦。现在湘勇及淮北勇月饷须七万有余，淮勇月饷须三十万有余，皆李鸿章一手筹画。本年添出清水潭工、江北赈务，需银近八十万，军饷遂形竭蹶。李鸿章或任江督，或任苏抚，必有实缺一席，乃能筹此每月四十万之巨款，一离江南境内，则粮饷军火均无所出，淮、湘军心立见涣散，此等情形，臣于上年九月、本年八月曾经两次详奏，因谕旨询及李鸿章能否移扎豫境，不得不再行缕陈，上渎宸听。李鸿章既难离江境，则接署关防似可暂而不可久。臣自问行军太呆，不能平此流寇、精力太衰，不能当此大任，一俟霆军西行就绪，病体调理稍痊，约计腊尾春初入京陛见，一以谢累岁高厚之恩，一以请办捻不善之罪，再当面恳鸿恩，准开各缺，并恳于李鸿章，外另简大臣来豫接办。臣但求开缺以减事权，断不求回籍以图安逸，仍留军营帮同照料一切，维系湘，淮各军之心，联络苏、鄂两路之气，既无置身局外之想，亦免病躯恋栈之讥，庶臣之寸心稍安，而于大局毫无所损。除将关防择日派员送交李鸿章，另疏恭报启程日期外，所有奉到谕旨，理合先行复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近日军情片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

正封折间，东路股匪由太康窜至陈州所属之中和寨等处，臣派杨鼎勋一军及张锡嵘敬字三营出队追剿，斩擒二百余人。贼踪直奔沙河以南，该逆先被周盛波一军于十月二十八九两日在柘城、太康，鹿邑境内迎剿数次，俘获解散颇众，势已稍衰。据擒贼供称：任、赖等逆将由光固以窜鄂境。臣意贼即回窜，或南窜光，固或西窜汝，洛，均未可定。且东股纵不窜陕，亦恐西股由秦回窜洛、陕。刘松山一军仍令由汝，洛进兵，总以力保黄河，先顾山西为主。至西路之贼，续据陕州、阌乡等处禀称，又回窜潼关迤西一带，并云已至阌乡境内。臣察看情形，张逆回窜之说恐不甚确，鲍超一军仍令从荆紫关一路进兵援秦，不再改调，合并附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酌筹西路军务派员办霆营军米折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奏为酌筹西路军务，仍令鲍超一军援秦，并遴派大员专办霆营军粮，恭折

仰祈圣鉴事。

窃臣檄派鲍超一军援秦刘松山一军防晋，曾于十一月初二日驰奏在案。旋接鲍超来文，沥陈入秦之难。反复辩论，所最虑者有三：一在米粮之难办，一在饷银之难解，一在回匪之牵制。兼以口马尚未到齐。拟在南阳陆续操练，一俟马队练成，陕省米粮转运等事布置周妥，再行入关，且引上年进援粤省，大吏一面催援，一面代为预备粮草转运，照料客军至为周到，故进兵虽迟，而到防未及十日，即能一战克捷等因咨呈前来，请臣代为陈奏。

臣详阅该提督所称，均系实在情形。惟所虑之三端，回匪牵制一节，虽属意中之事，然臣前次檄文内许其专剿捻匪、不剿回匪，业经奏明，此时尚无庸预虑。饷银难解一节，该营饷项以江西为大宗，抚臣刘坤一力顾大局，筹解并未稍迟，惟路途太远，转折太多，自难免停军待饷之忧。臣一面咨商刘坤一格外趲赶，一面咨请河南、陕西两抚臣设法按站接解，当不至十分迟误。米粮难办一节，则为军中最要之事。查有陕州灵宝县丁忧在籍之江苏候补道，前任苏州府知府薛书常，才长心细，熟悉秦、晋、豫三省交界情形，臣已派委该员就近稟请山西抚臣领银二万两，商之臬司陈湜，就地购粮接济霆军；并以军士入秦艰苦，其买粮之价由臣筹款另发，一个月不扣勇丁月饷，一个月之外续办粮米，由臣加价一半，在勇丁月饷中酌扣一半。事事筹画清晰，咨复鲍超去后。鲍超未接此咨。因接臣第二次催函，顷已复信，言俟接江西协饷，日内即可赴秦矣。

查署陕西抚臣刘蓉，先经叠催鲍超入秦，嗣又奏请改派刘松山、刘秉璋、杨鼎勋三军入秦，不知各军前在洛、陕未能赴秦先后退回者，皆由米粮太缺之故。若秦中米粮有著，则刘、杨等军可往，鲍军亦可前往。现在刘松山一军业已驰赴汝、洛，与陈湜协防黄河，力扼贼窜晋省之路，杨鼎勋一军驻防周家口；刘秉璋一军，臣前调回山东，因行至睢州遇任、赖回窜，跟踪追剿四百余里，现经李鸿章调赴清江接防成子河等处。此三军者，一时均难更动，惟鲍超一军人数较众，约束亦严，本年所过鄂、豫境内，臣时加访问，并无骚扰情事。今又为之酌加米价，广办军粮，自不至更有他虞。相应奏明，请旨敕下河南抚臣李鹤年行知薛书常本籍，催令赴晋领银，并请旨敕下山西抚臣赵长龄迅筹银二万两，发交薛书常采办米粮，以济军食而利戎行。山西所筹银两，或由应协臣饷下扣抵，或由臣另筹解还；仍如上次所奏办理。